

记得你

忘了佛

有美人， 清扬婉兮

大鱼文化

编著

我本无忧无虑
直到那次
在寺庙里遇见你

浮生与 你两不负

18 曲
催人泪下的
美人离歌

这世间早就没有了楚昭然。
贫僧已是出家人，红尘之事，再与我无关。

有美人，
清扬婉兮

大鱼文化——
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美一人, 清扬婉兮/ 大鱼文化编著. -- 贵阳:
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221-13424-0

I. ①有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3907号

有美一人, 清扬婉兮

大鱼文化 编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徐 晶

流程编辑 潘 媛

特约编辑 廖 妍 李文诗

装帧设计 Insect

内页设计 米 籽

封面绘制 长 乐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20千

印 张 8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3424-0

定 价 26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指尖
花开

-02-

目 录

小半生
XIAO BAN SHENG

天生鸚缘.....002

殷生，殷生。贫僧记得你，忘了佛。

莲·鱼生欢.....014

她到底没狠下心，又一次救了他。

一生三梦，狐非狐.....026

人世间的一切所为和不为都是有代价的。

取心不娶我，差评！.....039

是我自己不愿意相信，不肯信这世上无人愿待我以真心。

借伞的不是许仙.....053

她也不过是听从天命，盛世而来，乱世而去。

天下第一贱侠.....067

“姑娘，约吗？在下是天下第一剑。”

将军！说好的高冷呢.....080

小舞，你走了六年，把我们都忘了。

百萌不如嫁.....095

“你是我的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娶你……”

公子太坑，围观小厮惊呆了.....106

两个人若要终成眷属，总要有一个先要流氓才行。

娘亲十八岁.....122

这个世界上，肯这样以命相护的，能有几人呢？

西相悦
LIANG XIANG YUE

微臣也想要抱抱.....	137
--------------	-----

原来，一切都是她痴心妄想。

父王，给女儿来一打王兄.....	15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如此喜欢他，也只能尽量做到不拖累他罢了。

公子，what are you 弄啥嘞？	16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千金自易得，良人却难求。

大神！你的媳妇儿掉了.....	176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别来无恙啊，我亲爱的姑娘。

红豆妹妹败下阵来.....	19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来日赚得金银，第一件事便是娶你。

寂寞僵尸无公害.....	206
--------------	-----

倘若能将喜欢说得清楚明白那或许就不是喜欢了。

替补仙妻伐开心.....	220
--------------	-----

“我不怪你，想让你留下来。”

桃之夭夭，任君享用.....	234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“仙君，那您的心……在哪儿呢？”

经典重温·上篇.....	248
--------------	-----

经典重温·下篇.....	249
--------------	-----





殷生，殷生。贫僧记得你，忘了佛。



天生鸚緣

文 / 花知否 图 / 洛笙

◆1◆是妖还是仙？

殷生是一只修炼了四百九十九年零九个月的鹦鹉精，专业混吃混喝，业余修仙。

只要再修炼一百天，她就可以永远化为人形，长长久久地游肆人间，不必再受一年一次之限。

这一任主人是个大家闺秀，名唤关逐玉，乃是将门之后，她也不像别人一样把殷生锁起来，而是任由殷生来去自如，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拘束。

人类的集市总是那么热闹，空中混杂着各种脂粉与甜食的香气。殷生慢慢收起翅膀，稳稳地停在了一个货架上，那是一个售卖胭脂水粉的摊子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涂上这种东西。

正好端端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尾巴处突然吃痛，殷生惊讶地回过头去，却见一群垂髫小儿将她包围了起来，其中神色最为兴奋的小孩子揪着她的羽毛大声叫道：“今天可算是遇着宝啦！我娘的许多点翠首饰就是这种颜色，剥下完整的皮张来，能在首饰匠那里卖不少钱呢！”

哼！找死。殷生冷笑着扇了扇翅膀，一副睥睨苍生的姿态。

想拔我的毛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，姑奶奶带着这身鲜艳亮丽的翠羽飞遍楚国大江南北的时候，你们的爷爷奶奶都还没出生呢。

刚想要施法给他们一点教训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子温柔醇和的声音，至刚至阳，远甚天籁。

“众生平等，万物皆有灵。小施主面有福相，必有作为，何必为难一只小小的鹦鹉呢？”

殷生连忙又转过头去，看向了出声那人。只一眼便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殷生在人世间混了几百年，还是头一次看见相貌这般清艳绝致的男子，眸上双眉，如同山水画卷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道墨，心中怦然一动。

有一种人，无论站在哪里，都如同站在天地中央。

可惜是个光头。

“哼，哪里来的臭和尚？”那小孩儿不服气，仍然揪着殷生的尾巴不松手，“不就是个小畜生吗？也要你多管闲事。”

男子无奈地笑了笑，从手边的禅杖上随意地取下一条厚重的金环，递到了小孩儿手中，语气仍旧温和道：“这是黄金，我拿它换你手中的鹦鹉如何？”

那小孩儿怔怔地接了过去，还放在嘴里重重地咬了一下，这才将殷生递到他的手中急急道：“换！换换！”生怕对方反悔了似的。

男子轻轻接了过去，走出老远才看了看手中那只鹦鹉，也不知是在对谁说话：“来归来，去归去。红尘嘈杂，不必贪恋。”说完，便要将她放生。

大概是觉得这个人好生有趣，殷生调皮地在他周围飞来飞去，还不经意地用翅膀刮了刮他的脸，古灵精怪地喊道：“大和尚！”

那清俊男子吃惊不已，一向镇定的眼睛也瞪得老大：“谁在说话？”

殷生心中嘻嘻一笑，转眼间便飞到了他的肩头：“大和尚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贫僧法号湛寂……”似乎有些哭笑不得，但接受事实的速度还是很快，湛寂偏过头看向肩头那只小小的生灵，“世间竟然真有如此荒诞怪事，看来今天救你真是多此一举了。人间不太平，小施主还是早些离去吧。”

“喂喂喂，你这个人！”殷生气鼓鼓地在他耳边道，“你就不好奇我是

仙还是妖吗？为何反应这么平淡？！”

湛寂轻笑一声：“你是仙是妖，又与我何干？”

殷生受了气，在他肩上扑棱个不停，哼了好几声也不知如何辩驳，索性赖在他的肩头，任他怎么劝说就是不肯飞走。

湛寂没了法子，本是空手而来，却驮着一只鹦鹉按原路返回。热闹繁华的集市上，只余一声低低的喟叹。

❖❖❖你一个姑娘家，如何娶媳妇？

楚光寺一向是个清净的地方，却不只是因为地方偏远。在这里出家的人非富即贵，落发为僧之前，不少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，但也不全是如此。

午后的阳光总是那么温暖，总是会让人想起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。湛寂闭着眼睛念经，眼角却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。

吞下了最后一粒米，殷生围着空空如也的木钵转了好几圈，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：“大和尚，我吃完了！”

湛寂并没有理会她，自顾自地诵着经，一刻也没有停顿。

“大和尚！你说你拿法器给我盛饭，算不算破戒？还有还有，那天我看见你随便一拔就是一块金子，你一个出家人，哪里来的钱呀？”

湛寂无奈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长睫褐瞳，刹那间光华尽数落于他的双眸之中。

“身上红尘习气太重。圣上放心不下，特意嘱咐楚光寺，吃穿用度不得与旁人相同，贫僧也没有法子。”

“大和尚来头不小啊。”殷生惊讶地飞到他面前看了他两眼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了几下，方道，“你倒是欣然接受了。”

“人世间太多事情没有选择，出家非我本意，又何必执着一些戒律清规。”

殷生扑棱两下翅膀，又飞到了他的肩头，嘟囔道：“我猜你是六皇子楚昭然，三月前母族倒台，你本无心于皇权，却又不得不避世出家以摆脱太子迫害！”

湛寂明显一怔，好半晌才偏过头来，正视她道：“你如何知晓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只鹦鹉了！”殷生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脯，兴奋地道，“我告诉你大和尚，我不但聪明，人身也可美可美了！纵是主人见了我的相貌，也要羞愧到投湖自尽！”

“是吗？”湛寂轻轻笑了起来，“小施主既然这般貌美，若不得一见，岂不是人生一大憾事。”

“不憾！不憾！有机会就变给你看！”殷生攥起小爪子贼兮兮地道，“况且再过一百天，我就可以永远化作人形，娶媳妇，生孩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

湛寂嗤笑：“你一个姑娘家，如何娶媳妇？”

殷生一听，顿时羞愧地将脑袋缩在了翅膀下面，着急地为自己辩解：“吓吓吓，你听错了！我哪有说这三个字，分明是你自己想娶媳妇了，还要赖在我头上！”

湛寂面色忽然有些发窘，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睛：“小施主这是说的什么话，贫僧既已出家，怎会惦念这种事情？”

“哈哈！”殷生爽朗地笑了起来，“你是怕自己变成光头了没人肯嫁你吧？不怕不怕，等我修炼期满，就娶你做媳妇好不好？”

远处忽然传来悠远的钟声，浑厚而缓慢，一句戏言，却惊落了满身尘埃。

“荒诞。”

◆你是云端客，我是红尘人

从那以后，殷生去过最多的地方便是楚光寺，每日都来，从来不知疲倦，

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日日盼着见到情郎。可惜她却忘了——他是无法触及的云端客，她是六界阡陌中最不配拥有感情的妖。

她最喜欢在午后蹲在他的肩头听他念佛，虽然那些绕来绕去的句子她一句也听不懂，但只要是从他嘴里念出来的，都好听得不得了。在认识他之间，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也会喜欢上这么闷的人。

有时候她也会故意闹腾想要引起他的注意，比如突然叼走他手中的佛珠，又比如施点小妖术弄洒一旁的茶水，还叽叽喳喳地在他耳边说一些与他本毫无干系的事情。

“大和尚，我今天在集市上又看见那个揪我尾巴的小浑蛋啦，我把他教训了一顿！可解恨了！”

“大和尚，关府那只千年槐树精又欺负我了，他竟然说我是绿毛丫头，哼！”

“大和尚，还有几十天修炼期就满啦，我好紧张好紧张！你紧不紧张？”

“大和尚大和尚大和尚！”

湛寂虽然不恼，却也不会刻意搭她的话，只安静地念着自己的经。久而久之，竟也习惯了这般奇怪的存在。以至于偶尔没听见她在耳边碎碎念，还有些不习惯。

这里本该是世间最为清净的地方，却因为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小东西而变得鲜活了起来。湛寂有过很多次想劝她不要再来了，却每次都将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，变作一声长长的喟叹。他也不知道，这算不算是一种对自己的破戒。

◆ 红尘之事与我何干

这日殷生照例吃完小食，准备飞出鸟笼前往楚光寺，却突然看见主人穿戴整齐地走了出来，一旁的丫鬟阿兰一边替主人整理腰上的禁步，一边道：

“老爷怎么非要小姐今日去祈福，外面可下着小雨呢，小姐要是冻着了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父亲做事向来有他的道理。况且母亲这病来势汹汹，我心里也担心。”关逐玉捋了捋鬓角的发，朝前走了两步，这才注意到一旁的殷生，她略略蹙眉，恼道，“你这小东西，最近也不知是着了什么迷，总是朝外跑，今几个就好好在笼子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”

殷生从来没有在她面前露出过破绽来，此时更是翘起尾巴故意学舌道：“哪儿也别去，哪儿也别去。”

待至关逐玉和丫鬟阿兰上了轿子，殷生便立刻飞出笼子跟了出去。外面果然下起了雨，雨势虽然不大，但打湿她的羽毛倒是绰绰有余。风有些大，殷生奋力扑打着翅膀，努力让自己保持着平衡，却没想到他们一行人的目的地正是楚光寺，她连忙停在房梁上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瞅着她们。

楚光寺处在半山腰上，远处烟雨朦胧，恰是篇好诗好画。

为夫人祈完福后，丫鬟阿兰扶着关逐玉站了起来，有意无意地指了指远处一间屋子：“奴婢听说六皇子就住在那里呢，怎么说曾经也是有过婚约的，小姐就不去看看他？”

关逐玉迟疑了半晌，抬脚便走了过去。

殷生连忙扑棱翅膀跟了过去，身上抖落的雨水不经意打在一名僧人的身上，让那人纳闷了好半天。

关逐玉一身淡粉色襦裙，布料都是上好的云锦，一看就知道身份显赫。父亲是一品太子太傅，纵是太子也要对他执弟子之礼。她这般尊贵的身份，却在门口踟躅不前、犹豫不决。

如果不是因为父亲，不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关系，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了？往事一一在眼前浮现，那些难以忘却的少女情怀撞破时空而来。

“阿兰，我本来已经放下了。若是再生情根，该当如何？”

那丫鬟眼色闪烁不定，却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就在两人将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木门突然开了。湛寂站在她们面前，一身布衣袈裟，双手合十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女施主久立门外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刚一看见那张许久未见的清俊脸庞，关逐玉几乎就要哭出声来，却硬生生将眼泪收了回去，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道：“楚昭然，你对我就这般生疏吗？”

湛寂低头看了看她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，眼中却仍然带了一丝悲悯：“这世间早就没了楚昭然。贫僧已是出家人，红尘之事，再与我无关。”

越过她朝前走了两步，突然瞥见躲在草丛里偷看的浑身湿透的殷生，湛寂似乎愣了愣，刚想再上前一步，对方却已经逃离似的飞出好远。

直到飞出了楚光寺，殷生才在雨中发疯一般扑棱着翅膀，也不知道是在发泄着什么。

在关府待久了，殷生一直知道有六皇子这么个人，住在小姐的心尖上。可别说他现在出家了，就是以前还未出家的时候，就从未对关逐玉动过心，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关逐玉自己看不明白。

可是，又关自己什么事呢？

◆你叫什么名字

只因为再见了一面，那些在心里深埋了很久的情愫再次疯长，关逐玉开始频繁地给六皇子写信，每日一封，从未间断。

殷生仍旧如往常一般过来陪伴他，却没有从前那般闹腾了。她从未见他拆开过那些信，连一次也没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莫名其妙地竟然有些开心，连带着觉得木钵里的斋饭都香甜了些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为什么不看？”

“不看便不会心烦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湛寂低下头淡淡地笑着，“倒是你，每日都朝这边跑，也不怕累断了翅膀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，我在修炼！修炼！”殷生哼唧了两声，却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湛寂忽然出声问道，这么久以来，他竟然一直忘了问。

“啊？啊……”殷生愣了好半晌才羞涩地转过小脑袋，少女姿态尽显，“等我化作人形那天再告诉你！就是明天了，一定要美美地告诉你才行！”

殷生心里喜滋滋地盼望着那一天，到时候，她一定要告诉他，她想要陪伴他一生一世，直到他老去，谁也别想阻止她。

湛寂微微一笑，刚想说些什么，门口却突然有僧人前来通报：“师弟，关府的大小姐请您前去为关府病重的夫人诵经。”

殷生也是一愣，连忙看向湛寂的眼睛，蹲在他肩头小声问道：“你去吗？”

湛寂慢慢起身，双眸无星无月。

“为何不去呢？”

❖❖❖大和尚，我叫殷生

关夫人的房间也是很有禅意的，无论是摆设还是点的檀香，都带着几分宁静的气息，一看就知道平时也是礼佛之人。

一向闹腾的殷生反倒乖乖地蹲在花瓶沿上，将翅膀好好收了起来。

薄唇上下而动，念念有词，湛寂闭着眼睛盘坐在地上，英挺的鼻梁如远山一般，让人看一眼便无法自拔。在他念经的时候，关逐玉一直悄悄地偷看他，却只在他休息的时候才上前奉上一杯茶水。

“昭然，你累不累……”

父亲跟她说，母亲向来喜佛，如果能请到楚光寺的和尚来为母亲诵经，

想必会恢复得更快些。她又日益思念楚昭然，有这样一个见面的机会，自然不能放弃。哪怕知道对方并不爱自己，也心甘情愿为他沉沦。

湛寂念了多时，正觉口渴，顺手接过她的茶。

饮下去不过片刻工夫，胃中忽然翻江倒海，胸口如针在刺，他紧紧皱着眉，震惊地抬起头看向了关逐玉。

对方的眼神却比他更为惊讶：“昭然，你怎么了？”

殷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了，连忙飞了过来，在他身边慌慌张张地扑来扑去，却又苦于关逐玉在场而不能出声，只能干着急。

大和尚你这是怎么了？！

湛寂嘴唇渐渐泛白，毫无血色。他隐隐猜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一切都再也没有意义了。他以为只要自己避世，太子便会放过他，却没想到自己永远都是太子心中的一根刺，不除，便不安心。这一生不善权谋之术，苦心孤诣求得安生之所，妄想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，最终还是要死于皇权之下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。

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容，再无挣扎，闭上眼睛那一刻前，他竟然下意识按住了四下扑棱的殷生的小脑袋。

我是苦难之人，死后惨状，你不要看。

关逐玉抖着手摸了摸他的鼻子，竟然一点鼻息也无，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：“死……死了……我爹……是我爹……我怎么忘了呢，他是太子的人啊！”

周围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得慌了阵脚，只有那名叫阿兰的丫鬟面不改色，上一步拉着自家小姐道：“天意如此，小姐节哀顺变。”从一开始，阿兰就是听从老爷的吩咐办事的。

“不！”关逐玉全身发抖，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拼命甩开了丫鬟的手，发了疯一般朝门口跑去，“我去给他找大夫，我去给他找大夫……”